



一条慵懒的鱼

李钢

清晨,太阳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,当第一道阳光照耀在刚刚从睡梦中苏醒的乡村时,一声声“卖鱼啰——卖鱼啰——”的叫卖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。

这悠长的叫卖声从远处来,越来越近,走街串巷到了我家门口。一位年近70岁的阿伯骑着电动车,车后面绑着一个黑色塑料桶。看见我,他立刻停车冲着我笑了笑说:“罗非鱼5块钱一斤,要不?老板。”

咦!那么便宜吗?平时在市场里都要8元一斤呢。我走上前一看,桶里水不多,横七竖八挤着很多鱼,正张着嘴拼命喘气。

我选了一条最生猛的鱼让他称。他却小心地拿起另一条死鱼对我说:“你可以买这条鱼吗?”

我皱了皱眉头,问道:“为什么?”

他有点尴尬,笑着忙解释:“你看它还是蛮柔软的,刚死呢,还很新鲜。”他把那条死鱼放回大黑桶里,鱼在桶里轻弹了一下,显出了柔软的弧度,果然是一条刚死的鱼。

只见他皱着眉摇了摇头叹息道:“唉,又死一条!”此时我发现他脸上有一种心痛的无奈:自己那么辛苦捕回来的活蹦乱跳的鱼,现在死了,他因卖不掉它而心痛。当他伸手去抓那活鱼时,我发现他黝黑的手背上有一条两厘米长的伤痕,没有流血,被水泡得又红又肿,又泛着白,触目惊心。他的手背青筋凸起,像一条条横七竖八爬行的蚯蚓,由于长期捕鱼、卖鱼,把手泡在水里,手掌白白的。这是生活这把刀磨出来的一双手啊!他黝黑的皮肤、脸上深深的皱纹、手背的伤口、被水泡白的手,无不诉说着生活的不易。

以前我父母种了很多四季豆、青瓜,白菜,熟了后拿去市场卖,顾客都挑好的买。卖相不好的,最后都没有人买,只能拿回家里吃,或者送人。那时我常听到母亲叹息赚不到什么钱。那种情景和现在一模一样。

想到这,我内心那根柔软的弦被触动了,我何不就买这条死鱼呢?反正回去也要杀它。就让阿伯高兴一下吧。于是我指着那条死鱼,对他说:“就给我拿这条吧!没想到这条鱼这么慵懒,一大早就懒洋洋不想动。听说懒鱼聪明,吃了更加补脑,哈哈……”

阿伯被我的幽默逗乐了,尴尬的表情瞬间变得自然起来,说:“你放心,保证新鲜。我经常吃这样的鱼,不骗你。”他乐得像个孩子,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很多,连忙说了声“谢谢”,便忙不迭开始称鱼、杀鱼、装袋,然后双手把鱼递给我,也学着我说:“这条慵懒的鱼,少收你一点钱。一斤多,给我5块钱就好了。”

生活不容易啊,只愿每个努力生活的人,付出后都有好的回报。

看到阿伯那么高兴,我知道我买这条鱼,收获了双倍快乐。因为他快乐了,我也快乐了。

美食

小时候,初夏最让我和伙伴迷醉的,应该就是老家屋后那棵高大的桑树了。从春天桑树叶刚刚冒出来,我们就开始仰望它,盼着它早些开出有洁白细绒的小花,盼着花变青果,青果变红,再变黑。等到紫红一片缀满枝头,我们便脚踏土墙豁口“噌噌”爬上去,骑于枝柯或坐于瓦楞,将桑葚一颗一颗塞入嘴巴,让甜蜜的汁液包裹舌头。

爬树需要勇气。胆小的孩子靠边,只能仰头看着,喉管蠕动,猛咽口水,受不了馋虫逗引,便在树下捡漏解馋。或者竭尽讨媚之功,央求树上的小伙伴摘一些桑葚扔下来分享。有时候也会硬着头皮,壮起胆子爬。不料一慌神脚底打滑,整个人摔了个狗啃泥。于是偷偷练胆,摔几次,胆子就摔大了,上树赛过猴。

心中惦念桑葚,上学便没了心思,常常半路从上学路上折回,悄悄躲在草堆后,待父母出了门,立即攀上树枝。左右腾挪,与鸟争食,吃得忘乎所以。桑叶浓密肥厚,随风翻转,沙沙有声,为我们藏在树上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但父母眼尖,常在我们埋头饱口福之时,突然一声断喝,吓得赶紧抱树滑下,乖乖把屁股露给他们,嘴里还咂咂有声,大有金圣叹引颈受戮时大谈“花生米与豆干同嚼,有火腿滋味”的凛然气概。

父母不准我们攀爬桑树,除了担心我们摔下来,还有一个原因:怕吃多了伤身。每次出门都很郑重地关照:王奶奶家的女儿就是贪吃撑死的,记得啊!那是啥时候的事儿?谁见过!

故乡的桑葚

我们嘴上“嗯嗯”,心中“哼哼”,以为这是吓唬小孩的惯用把戏。阳奉阴违的做派,惹得父母又气又恨。

桑树易活,农村的田头沟边随处可见其身影。上学放学,想吃就吃,尽情享用。吃够了,带一嘴黑牙打闹嬉笑,在春天的广阔田野里疯跑。走得早,回家迟,常遭父母追问,我们只好编谎圆话,一般来说,打扫卫生或被老师留置作业这类理由比较好用。我们总以为神不知鬼不觉,还在心里美呢!岂知早被乌紫的嘴唇出卖,五指钉耙立即“啪啪”飞上身。这算是轻的,沾水的桑树条试试?打在身上可疼了。这是撒谎必然的代价。

见土活的桑树结果也快,两三年便如上树蚂蚁,爬满枝杈。矮树上的果,等不到熟就被馋孩子摘吃光了,唯有大树留有惊喜。只是,树高了危险就多。

学校位于隔壁村。我在上学路上要经过一个滚水坝,坝堤两岸长着三四棵桑树,枝繁叶茂,亭亭如盖。初夏时乌泱泱一片,诱人流涎。有一次放学,我一个人藏在枝丫间大快朵颐,迷迷糊糊一头栽下,滚进了坡底的麦窠。等醒来时,发现自己躺在厢房的草包上,屋里亮着油灯,围满了邻居,赤脚医生正从他的挎包里取出石膏和夹板,给我的左腿裹缠纱布,说:“好了好了,一个月就没事了。”满脸泥巴的父亲在一旁愁愁地笑,母亲却扭转头,抬手撩起一只衣角……

桑树性野,对环境不挑剔,枝条乱生,没个正样,一定型就很难修正。梅



鹤舞夕阳 白素菊 摄

闲情

小鸟总喜欢停歇在我家窗户上。清晨天微亮,它们挥动着翅膀,拍打着玻璃,蹦蹦跳跳地欢唱起来,声音里隐藏着淡淡的青草香。我被它们唤醒,披了件衣裳,随意踱步窗前。天边的云彩梳了妆,描上了日出的位置,它们必定是要盛装出席,只等光芒万丈,把太阳隆重地托起。

小村的清晨,热闹是花草和虫鸟们的。寂静中,它们给人带来清新。

鸟儿们喊着口号,用翅膀打着节拍,在窗前的栏杆上跳来跳去,仿佛它们是来领我这客人看日出的,颇有“反客为主”的意味。有美丽的云彩作背景,有鸟儿们的热情呼声,一切铺垫完毕后,太阳就毫无顾虑地出来了。

没收一窗鸟鸣

红日缓缓升起,其轮廓随着逐渐升高而变得模糊,集中在东方天空里的光芒,便一下子扩散开来。跟着太阳的步伐,我们开启了新的一天,一切期待的美好也将如约而至。

无疑,日出的景致是绝美的,尤其是夏天,天空没有任何杂质,视线也无比辽阔。伴着鸟鸣看日出,自然是锦上添花。清晨的微风徐徐而来,拂在脸上,也拂在心里,整个人感觉舒畅了。“你若安好,便是晴天”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时光。

我开了窗,三只鸟便落进了房间,它们叽叽喳喳地在地上啄来啄去,又互相亲昵,或者跳跃到我脚边来,好像是回了它们自己的家,与我很熟络。

花以曲为美,我想桑树亦如是,能多结桑葚长桑叶。但于人,款而多姿是万万不可的。家乡有“桑树条子从小拐”一说,用以教化孩童,极具说服力。诗云:“情怀已酿深深紫,未品酸甜尽可知”。可惜那时年少懵懂,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哪能体会得到父母的良苦用心。以至于后来在人生路上行走,常常觉得是在去往购买后悔药的征途中。

参差红紫熟方好,一缕清甜心底溶。桑葚好吃,是童年至味,现在的人也十分喜爱,视之为水果极品。新疆人尤擅抓商机,将之做成干果、桑葚酱,卖了个好价钱。桑木之优,在于弹力好,韧性大,是农人做扁担的首选。桑树叶呢,多知是蚕的香肠和面包,蚕农的命根,但其用途何止这些。有年春天陪朋友乡野散步,见一外乡人在河边撸桑叶,以为摘了养蚕,一问才知是用以制茶,真是孤陋寡闻。又听说一些地方将桑叶当作食材,用来炒着吃,甚至将嫩芽尖凉拌了下酒,名曰桑芽菜,嚼之咕呱有声,谓有野蔬之妙,惊骇自己枉为吃货,羞赧得无地可钻。

岁月如流水。流水尽头,是落红缤纷的背影。工作在小城,每次在街头见到裹头巾的农妇提篮叫卖,就想起故乡的桑葚,于是得空便回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,桑树还是随处可见,郁郁葱葱,结果后,串串如黑枣,遗憾不见有人来摘。桑葚多到我一个人怎么吃都吃不完,只能任其砸在地上,被人踩成一块块紫花,静寂无声地开在路边,田头,沟畔,开在心里,寥落如风。

曼古乔